

【主持人语】(北京语言大学 熊仲儒教授) 生成语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采用词库论或投射论的思想,即假定词库要登录词项的句法信息,然后句法要不增不减地将这些信息投射到各个层面。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有些成分跟词项的句法信息无关,比如说“张三哭湿了手帕”中的“手帕”,它不是“哭”的论元;“John baked his sister a cake”中的“his sister”,它也不是“bake”的论元。所以,学者们就会去思考相关问题,最后确定功能范畴在句法中起着很大作用。其中分布式形态学做得更彻底,它会将词根与功能语素处理作句法计算的基本单位,词在词库中消失了,相关的论元结构信息与词类信息等也就不再作为特异信息登录于词库,这是非词库论的思想。为反映该方向的最新进展,特推出“分布式形态学研究”专栏,收录4篇论文。功能范畴有不同的句法层级与语义特征,这是杨舟、熊仲儒一文认为名物化的句法层级与语义层级相对应的理论依据。轻名词扩展Be、Do与Bec等轻动词时,相关的名物化结构分别体现出事态、活动与事件义;轻名词扩展I与C等功能范畴时,相关的名物化结构体现出事实义。Bec与Do等功能范畴可以为词根选择论元,这是袁芳、魏行一文的写作根据。动结式表达活动与结果之间的致使关系,活动由Do体现、结果由Bec体现,它们为相应的词根选择论元,构成相应的功能投射,然后由体现致使关系的Cause连接。功能范畴会吸引核心进行移位,移位采用的是复制+合并+删除的操作,这是项奇军一文的写作根据。动词的词根受功能核心的吸引,在不同的位置留下其拷贝,如果没有完全删除,就会呈现出动词的重叠形式。为了凸显论元的非核心性,学界会用施用范畴Appl引进旁格论元,这是谭泓亮一文的写作根据。为了解释直接宾语的贬抑,谭文采用了逆被动化操作。这篇文章都能很好地体现功能范畴的句法语义作用,所考察的问题也都是汉语中的热点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名物化的语义分层与“NP的VP”结构

杨舟¹, 熊仲儒²

(1.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与资源学院, 北京 100083 / 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33;

2.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与资源学院, 北京 100083)

摘要: 名物化的句法层级与语义层级具有对应性。汉语“NP的VP”结构和英语名物化结构一样呈现语义分裂现象,在句法层级上也有所体现。名物化的句法分层对应语义分层,以vP为界,n扩展vP以上层级得到事实名物化,n扩展vP及以下层级得到事件/活动/事态名物化。

关键词: NP的VP; 分布式形态学; 名物化分层假设; 语义分层; 名物化

中图分类号: H31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4272 (2025) 02-0001-10

收稿日期: 2022-11-11; **作者修订:** 2025-01-13; **本刊修订:** 2025-01-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英名词与动词互转的生成语法研究”(21BY047); 北京语言大学校级项目“新构式主义视域下现代汉语、古汉名物化对比研究”(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1YBB32); 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科研项目“构式压制现象的生成语法阐释”(2022AH030103);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语篇视野下的现代汉语构式研究”(21SKGH053)

作者信息: 1. 杨舟, 副教授, 博士, 北京语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在站研究人员, 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语法, E-mail: lizzyyang1987@163.com; 2. 熊仲儒, 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语法, E-mail: zhongruxiong163@163.com。

0. 引言

生成语法非常强调分层思想。Chomsky (1986) 最早确立了 CP-IP-VP 的句子层级结构。学者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子句分层假设”(Clausal Layer Hypothesis), 即 VP 层、IP 层和 CP 层分别对应题元层/词汇层(提供题元/词汇信息)、形态层(标记语法一致)和话语层(编码语篇信息)。(Rizzi 1997; 蔡维天 2010; Gelderen 2013) 名词性短语的分层也颇受重视, Abney (1987) 最早开展名词短语层级研究, 确定了 D 为名词短语的功能核心。汉语学者也利用句法分层思想分析“NP 的 VP”结构(如“这本书的出版”); 石定栩 (2003) 区分了“NP 的 VP”中的名词化(动词的转类)和名物化(动词性短语的转类); 陆烁、潘海华 (2013) 将“NP 的 VP”分为词汇层的名物化和句法层的名物化; 熊仲儒、王雷宏 (2023) 从短语转类的角度讨论了“这本书的出版”中“出版”的身份与范畴。在此基础上, 本文拟从分布式形态学的“单引擎论”出发, 提出词和短语转类是由句法运算负责的, 可以统称为“名物化”, “NP 的 VP”结构是名物化结构, 这是基于整个短语是名词性短语这一学界共识。

尽管句法分层思想可以解释不同类型“NP 的 VP”的句法差异, 但不能描绘它们的语义差异。例如:

- (1) a. 在蒋军弹雨下, 他们终于把船撑到西岸, 胜利完成公粮的抢运。(BCC 汉语语料库)
b. 为了讲好这 60 年, 纪录片的拍摄持续 10 年, 直至其中的主要人物莫里斯于去年辞世。(BCC 汉语语料库)
c. 婴儿和无知的人没有知识, 作不出什么区别, 所以都像是属于浑沌的整体。可是他们的属于它, 是完全不自觉的。(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
d. 国家收入的可能增加, 大大鼓舞了税务工作人员。(BCC 汉语语料库)

例 (1a) 中, “公粮的抢运”表示终结性事件, 充当动词“完成”的宾语; 例 (1b) 中, “纪录片的拍摄”表示非终结性活动, 与持续性时间状语“10 年”连用; 例 (1c) 中, “他们的属于它”表示非终结性事态, 充当系表结构的主语; 例 (1d) 中, “国家收入的可能增加”表示事实, 这一事实鼓舞了税务工作人员。

国内有学者注意到例 (1) 所呈现的语义差异: 熊仲儒 (2005) 认为, “对”类“NP 的 VP”结构, 如“老师对学生的鼓励”中的“鼓励”受 v_{Do} 扩展, 表示活动, 而“宾语前置”类“NP 的 VP”结构, 如“公粮的抢运”中的“抢运”受 v_{Bec} 扩展, 表示事件; Yang (2013) 把“他的忽然又想起了祭书”类带时体标记或情态助词的“NP 的 VP”称为事实名物化, 而把“这本书的出版”类称为事件名物化。但遗憾的是, 上述研究都停留在对某一类型“NP 的 VP”结构的语义进行描写, 未涉及该结构的语义层级, 也未将句法分层和语义分层建立关联。基于此, 本文从英语名物化现象切入, 梳理英语名物化和汉语“NP 的 VP”结构的语义分裂现象, 并提出“名物化分层假设”来解释汉语中的该现象, 建构“NP 的 VP”结构的语义分层, 说明名物化句法层级与语义层级的对应性。

1. 名物化的语义分裂现象

1.1 英语名物化的语义分裂

Lees (1960) 最早区分了事实名物化 (factive nominal) 与活动名物化 (action nominal)。

前者指抽象的事实、陈述等, 包括 that 从句、疑问词从句、for X to do 和 poss-ing (如例<2>); 后者表示活动, 包括 PRO-to do、PRO-ing、-ing of 和派生名词 (如例<3>)。

- (2) a. That he came was obvious.
b. What he did was obvious.
c. For him to have eaten vegetable was a great surprise.
d. His having eaten vegetables was a great surprise. (Lees 1960: 58)
- (3) a. To eat vegetables is healthful.
b. Eating vegetable is healthful.
c. His rapid drawing of the picture...
d. The committee's appointment of John... (Lees 1960: 58)

同样, Vendler (1967) 认为名物化结构可以分为事件名物化 (event nominal) 和事实名物化 (fact nominal) 两类, 形式上分别表征为完全名词 (perfect nominals) 和不完全名词 (imperfect nominals)。完全名词包括派生名词和-ing of, 其中动词与名词句法行为一致, 不完全名词包括 poss-ing、acc-ing 以及从句等, 其中动词保留谓词性。Vendler (1967) 还提出接纳二者的“容器”(指句法环境)有松紧之分, 松的 (loose) 容器可以接纳完全名词和不完全名词, 紧的 (tight) 容器则只能接纳完全名词。

- (4) a. Mary's arrival caused the confusion.
b. John's singing of the Marseillaise is unlikely.
c. His death was the result of an accident.
d. John's singing the Marseillaise caused the riot.
e. John's having sung the Marseillaise is unlikely.
f. John's being able to sing is the result of long training. (Vendler 1967: 134-135)

例 (4) 中, 动词 cause、形容词 unlikely 和名词 result 的主语位置属于松的句法环境, 因此例 (4a) — (4c) 中的完全名词和例 (4d) — (4f) 中的不完全名词都可以出现在主语位置。

- (5) a. John's death occurred at noon.
b. John's singing of the Marseillaise is slow.
c. John's kicking of the cat was a deliberate action.
d. * His having died occurred at noon.
e. * John playing poker is sloppy.
f. * John's kicking the cat was a deliberate action. (Vendler 1967: 126, 137-139)

例 (5) 展示的是紧的句法环境, 只能接纳不完全名词, 因此例 (5a) — (5c) 中的完全名词可以充当主语, 但例 (5d) — (5f) 中的不完全名词不能做主语。以上是英语不同类型名物化结构做主语时表现出的分布差异, 做宾语时同样存在分布差异。例如:

- (6) a. I heard the singing of the Marseillaise.
b. Everything was quiet until his singing of the Marseillaise.
c. * I heard his having sung the Marseillaise.

d. * Everything was quiet until his singing the Marseillaise. (Vendler 1967: 138-139)

例(6a)和例(6b)中的完全名词可以做动词 heard 和介词 until 的宾语, 但例(6c)和例(6d)中的不完全名词不能充当动词 heard 和介词 until 的宾语。

简言之, 英语中不同语义类型的名物化结构不仅形式不同, 而且在不同句法环境中的分布也有差异。这种语义分裂现象同样存在于汉语“NP的VP”结构中。

1.2 汉语“NP的VP”结构的语义分裂

英语名物化结构的语义分裂在句法上表现为对句法环境有不同的要求, 而汉语不同语义类型的“NP的VP”结构在不同句法环境中的接受程度也不相同。当“NP的VP”结构做主语时, 接纳该结构的句法环境也有松紧之分。

(7) a. 河姆渡遗址的 (已经/能够)^① 发现证明了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b. 中国贸易代表团的 (即将/能够) 来临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着同样的愿望。

c. 陵园的 (即将/能够) 修建是真的。

d. 物理学的发现推翻了这样的自然观, 所以唯心主义地 (已经/能够) 把世界看作纯精神本质的活动范围, 是正确的。(改编自 BCC 汉语语料库语料)

例(7)中, 动词“证明”“说明”、系表结构“是真的”“是正确的”的主语位置属于宽松的句法环境, 能容纳不同语义类型的“NP的VP”结构。“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中国贸易代表团的来临”表示终结性事件、“陵园的修建”表示非终结性活动、“唯心主义地把世界看作纯精神本质的活动范围”表示非终结性事态, 而“河姆渡遗址的已经/能够发现”“中国贸易代表团的即将/能够来临”“陵园的即将/能够修建”和“唯心主义地已经/能够把世界看作纯精神本质的活动范围”表示事实或命题, 所以不同语义类型的“NP的VP”结构均可以充当主语。

(8) a. 社会各界对武汉的 (*正在/*能够) 支持持续了数月。

b. 万里长城的 (*已经/*能够) 修建发生在公元前3世纪。

c. 据陈奕喜介绍, 当初升旗台的 (*已经/*能够) 筹建耗时不到1个月, 村民共同捐款、义务出工。

d.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 (*已经/能够) 成功爆炸发生在1964年10月16日。(改编自 BCC 汉语语料库语料)

例(8)中, 动词“持续”“发生”“耗时”充当谓语时, 其主语位置属于紧的句法环境, 只能容纳表示事件/活动/事态的“NP的VP”结构, 如例(8a)中的“社会各界对武汉的支持”表示非终结性事态, 例(8b)中的“万里长城的修建”和例(8c)中的“升旗台的筹建”表示非终结性活动, 例(8d)中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表示终结性事件。而表示事实的“NP的VP”结构, 如“对武汉的正在/能够支持”“万里长城的已经/能够修建”不能出现在这些谓语的主语位置。

同样地, 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形容词做谓语时。例(9)中, 形容词“锐敏的”“非常快”“平民化的”和“非常微弱”充当谓语时, 其主语位置也属于紧的句法环境, 只能容纳表示事件/活动/事态的“NP的VP”结构, 而表示事实或命题的“NP的VP”结构, 如“局势的已经/能够开展”“中国人的已经/能够抽大烟”不能出现在主语位置。

(9) a. 就是我国八十年代的小学生的(*正在/*能够)观察是锐敏的, 判断也很公正。(改编自冰心《冰心全集》第七卷)

b. 局势的(*已经/*能够)开展非常快, 使一班须得去应付它的人忙不过来。(改编自 BCC 汉语语料库语料)

c. 中国人的(*已经/能够)抽大烟是则是平民化的, 并不为某一阶级所专享。(改编自 BCC 汉语语料库语料)

d. 大地的(*已经/能够)哀号非常微弱、迷惑。(改编自 BCC 汉语语料库语料)

以上是“NP的VP”结构做主语的情况, 再来看做宾语的情况。

(10) a. 当一个人说想买什么品牌, 而不是去逛哪家商场时, 这个过程才证明了品牌的(已经)成立。

b. 这些事实使干部和群众认识了地主的(正在)假装苦穷, 克服了干部群众“差不多”思想。(改编自 BCC 汉语语料库语料)

例(10)中的“品牌的成立”表示终结性事件, “地主的假装苦穷”表示非终结性事态, 而“品牌的已经成立”和“地主的正在假装苦穷”表示事实, 都可以充当动词“证明”“认识”的宾语, 说明动词“证明”“认识”的宾语位置属于宽松的句法环境。

(11) a. 在蒋军弹雨下, 他们终于把船撑到西岸, 胜利完成公粮的(*已经被成功)抢运。

b. 我方进行或不进行机场的(*正在)修建, 完全是我方的内政问题, 不容许任何人加以干涉。(改编自 BCC 汉语语料库语料)

例(11)中, 动词“完成”“进行或不进行”的宾语位置属于紧的句法环境, 只能容纳表示事件/活动/事态的“NP的VP”结构, 如“公粮的抢运”“机场的修建”表示非终结性活动; 而表示事实或命题的“NP的VP”结构, 如“公粮的已经被成功抢运”“机场的正在修建”不能充当这些动词的宾语。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 英语名物化和汉语“NP的VP”结构都存在语义分裂现象, 主要分裂为事实名物化和活动名物化 (Lees 1960) 或事件名物化 (Vendler 1967) 两类。这与 Lyons (1977) 的区分是一致的。Lyons (1977) 按具体程度把事物分为三阶: 一阶指实体, 如人、动物、事物等; 二阶指处于时间框架中的事件、过程、事态等; 三阶指独立于时间空间的抽象实体, 如命题。并且, 在英语等很多语言中, 二阶和三阶事物的指称需要依靠名物化的手段。为避免术语界定不清, 本文根据终结性和状态性的特征 (Mourlatos 1978) 把二阶事物分为事件 [+终结性, -状态性]、活动 [-终结性, -状态性] 和事态 [-终结性, +状态性] 三类。

2. 名物化的语义分层

分层思想源于句法制图理论, 遵循的共识是“句法结构成分在结构层级上的分布是具有严整的规律可循的” (司富珍 2023: 66)。由此可见“分层”主要是从句法角度来说的。本文提出“语义分层”, 就名物化这一现象建立句法和语义之间的关联。

2.1 名物化分层假设

按照 Lees (1960) 和 Vendler (1967) 的分类, poss-ing 和 acc-ing 属于事实名物化, 而

派生名词中的复杂事件名词和-ing of 为事件/活动/事态名物化。前者可以有被动态、完成体和否定形式(如例<12>), 而后者则没有相应形式(如例<13>)。

- (12) a. John's having been beaten by Andrew.
b. John having been beaten by Andrew.
c. There was no question of his not having enough to do at VW.
d. There was no question of him not having enough to do at VW.
- (13) a. *John's has examination of the cats...
b. *The cats are not examinationed by John...
c. *John's having examined of the cats...
d. *The cats' not being examined of the cats...

根据 Rizzi (1997)、蔡维天 (2010) 和 Gelderen (2013) 等提出的子句分层假设, 英语中的 acc-ing 有 CP 层投射, poss-ing 有 IP 层投射, 复杂事件名词和-ing of 有 vP 层投射。我们可以借助 Cinque (1999) 对英语副词层级的安排进行检测。例如:

- (14) a. John fortunately knowing the answer, I didn't fail the test.
b. ? * John's fortunately knowing the answer kept me from failing. (Abney 1987: 115)

在 Cinque (1999) 的层级中, fortunately 属于 CP 层的认识情状副词, 位于 TP 之上。例 (14a) 中的 John knowing the answer 有 CP 层投射, 所以可以被 fortunately 修饰; 而例 (14b) 中的 John's knowing the answer 只有 IP 层, 不能被 fortunately 修饰。但位置稍低的 IP 层副词则可以出现在 poss-ing, 如例 (15) 中的体副词 generally。

- (15) There also has been little stir over her generally having refused to voice her opinion on major pending bills.

复杂事件名词和-ing of 只有 vP 层投射, 因而只能接受句法层级更低的副词修饰, 如例 (16) 中的 deliberately。

- (16) His removal of the evidence deliberately resulted in obscuring the case. (Fu et al. 2001: 560)

综上, 英语不同类型名物化结构的投射层级不同。根据分布式形态学理论, 轻名词 n 起着把词定性或转类为名词性范畴的作用。本文认为名物化不仅包括词的转类, 还包括短语的转类, 轻名词 n 不仅可以对词进行操作, 还可以对短语进行操作。因此, 句法上, 英语中的 acc-ing 为话语层的名物化、poss-ing 为形态层的名物化、复杂事件名词和-ing of 为题元层的名物化, 它们分别是轻名词 n 对 CP、IP 和 vP 的扩展; 语义上, acc-ing 和 poss-ing 属于事实名物化, 复杂事件名词和-ing of 属于事件/活动/事态名物化。

根据强式句法制图的观点 (司富珍 2019: 26), 既然英语中的轻名词 n 可以扩展不同的层级, 实现句法和语义分层, 在其他语言中, 轻名词 n 应该也可以扩展不同的层级。基于此, 同时结合以分布式形态学 (Marantz 1997)、外骨架模式 (Borer 2005) 为代表的新构式主义 (Neo-constructionism), 本文提出“名物化分层假设”, 即轻名词 n 可以对不同层级的动词性成分进行名物化, 并有相应的语义分层表现, 二者之间的关联可以表征为: $[_{NP}[_n \text{ 话语层的名物化}]][_{CP}[C]][_{NP}[_n \text{ 形态层的名物化}]][_{IP}[I]][_{NP}[_n \text{ 题元层的名物化}]][_{vP}]$

[*v*] [_{NP}[_n 词汇层的名物化] [_{VP}[*V*]]]]]]]]]]。轻名词 *n* 依次对 VP 对应的词汇层、*v*P 对应的题元层、IP 对应的形态层和 CP 对应的话语层进行扩展：*n* 在句法结构中的位置越低，对 *V* 的作用越强；*n* 越高，对 *V* 的作用越弱。不同句法层级的名物化结构在语义上也有所不同，*n* 扩展 IP 及以下层级表达事件/活动/事态名物化，*n* 扩展 *v*P 以上层级表达事实名物化。

2.2 相关问题的说明

第一，词汇层的名物化 *n* [*VP*[*V*]] 就是文献中提到的名词化。虽然根据分布式形态学理论，*V* 以不带形态的词根形式 $\sqrt{\text{ROOT}}$ 参与句法操作，但本文没有直接表征为 *n* [$\sqrt{\text{ROOT}}$]，因为依据 Chomsky (1995) CP-IP-*v*P-VP 的基本模型，VP 的核心是 *V*，外论元和内论元需要在 *v*P 层由不同的轻动词引入。第二，轻名词 *n* 为什么能扩展 IP 特别是 CP，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轻名词 *n* 扩展 IP 和 CP 有英语名物化的语言事实作为支撑，*n* 此时语音实现为 -ing；二是 *n* 扩展 CP 与 CP 本身发挥名词短语的作用有所不同，前者可以继续受 D 扩展投射为 DP，后者无需继续扩展，DP 与 CP 具有平行性。

3. “NP的VP”结构的语义分层

根据名物化分层假设，汉语“NP的VP”结构可以体现四个层级的名物化，分别为词汇层的名物化、题元层的名物化、形态层的名物化和话语层的名物化。例如：

(17) a. 初步的计划

b. 我们对敌人的暴力抵抗

c. 敌人的彻底消灭

d. 此太平天国的改写地 支 似更离奇。(周作人,《无生老母的信息》)

e. 问题的未能迅速获得解决，部分是或者主要是因为进行反驳的路线不大对头。(张伯江 1993: 255)

f. 即使是在演讲集下篇《科学与政府》中，也能觉察到 自然科学及自然科学家们的被过度信仰。(方绪军、武钦青 2018: 98)

g. 这条路的必然走不通，已是洞若观火的了。(BCC 汉语语料库)

例 (17a) 和例 (17b) 为词汇层的名物化，是轻名词 *n* 对 $\sqrt{\text{ROOT}}$ 的扩展，其中“计划”和“抵抗”可以被形容词或名词修饰；例 (17c) 和例 (17d) 为题元层的名物化，是轻名词 *n* 对 *v*P 的扩展，其中“消灭”和“改写”可以被副词修饰，可以带宾语；例 (17e) 和例 (17f) 为形态层的名物化，是轻名词 *n* 对 IP 的扩展，其中“解决”可以被否定情态动词“未能”修饰，“信仰”有被动态形式；例 (17g) 为话语层的名物化，可以被高位副词“必然”修饰。依据句法分层与语义分层之间的对应，例 (17a) — (17d) 为事件/活动/事态名物化，例 (17e) — (17g) 为事实名物化。

3.1 事件/活动/事态名物化

以 *v* 为分界，轻名词 *n* 扩展 *v*P 及以下层级得到事件/活动/事态名物化，包括词汇层的名物化和题元层的名物化。

词汇层的名物化是轻名词 *n* 对 $\sqrt{\text{ROOT}}$ 进行扩展。严格意义上，事件/活动/状态只存在于题元层，但词汇层的名物化因为没有 IP 层的投射，只能理解为事件/活动/事态，如

例(17a)中的“计划”可以理解为事件或活动,而例(17b)中的“对”类“NP的VP”结构在语义上表示非终结性活动或事态。

题元层的名物化是轻名词 n 对 vP 的扩展。事件/活动/事态名物化分别对应不同类型的 v , 如 v_{Bec} 表示事件、 v_{Do} 表示活动、 v_{Be} 表示事态。不同的 v 对终结性和状态性的要求也不同: 事件名物化内部投射 $v_{Bec}P$, 描述事件, 具有终结性、非状态性; 活动名物化内部投射 $v_{Do}P$, 描述活动/过程, 具有非终结性、非状态性; 事态名物化内部投射 $v_{Be}P$, 描述事态, 具有非终结性、状态性。例(17c)和例(17d)都是题元层的名物化, 但二者形式不同, 在名物化语义类型上也存在区别。例(17c)中, “敌人”为“消灭”的宾语, 位于“的”之前。Yang (2013) 认为当“的”前 NP 为动词的宾语, 此时“NP的VP”具有终结性, 是事件名物化。但语料中也有很多表示非终结性的情况, 例如:

(18) a. 此外, 严复墓园围墙的修建也正在进行中。

b. 在永定河上游和西北的黄河水源地进行防护林的营造…… (BCC 汉语语料库)

例(18a)中的“围墙的修建”和例(18b)中的“防护林的营造”都是“进行”的宾语, 而“进行”多表示非终结性活动, 所以例(18)中的“NP的VP”结构在语义上表示活动名物化。但确有一些动词进入“NP的VP”结构后, 只能表达终结性事件。熊仲儒 (2005) 指出, “敌人的消灭”中的动词受 v_{Bec} 扩展, NP 只能理解为宾语, 所构成的“NP的VP”具有终结性。这与英语名物化中复杂事件名词的被动形式类似, 例如:

(19) a. the city's destruction in five minutes

b. *the city's destruction for just five minutes (Alexiadou 2001: 52)

(20) a. knowledge of the fact

b. *the fact's knowledge (Alexiadou 2001: 93)

(21) a. John's drawing of the picture

b. *the picture's drawing by John

例(19)中, 宾语 the city 从介词 of 后面移位到 's 前, 含有被动义, 具有终结性, 不能与持续性时间状语连用, 因此例(19b)不合法; 例(20)中, knowledge 表示事态, 具有非终结性, 故例(20b)不合法; 例(21)中, drawing of the picture 表示活动, 具有非终结性, 故例(21b)不合法。“敌人的消灭”也是如此, 我们不能说“进行敌人的消灭”或“敌人的消灭进行了一个月”, 这类“NP的VP”只能受 v_{Bec} 扩展, 语义上表达事件。尽管形式相同, NP 都是动词的宾语, 但语义不尽相同, 既可以表示终结性事件, 也可以表示非终结性活动。

例(17d)中, “太平天国”和“地支”为动词“改写”的主宾语, 这类结构中引入宾语的 v 可以是 v_{Bec} 、 v_{Do} 或 v_{Be} , 在语义上分别表示事件、活动或事态。例如:

(22) a. 她儿子和保镖的违反交通规则, 这是她意料之中的事。(林语堂, 《京华烟云》)

b. 我们一面不赞成现代人的做骈文律诗。(周作人, 《国粹与欧化》)

c. 在芮白卡叙述城堡战役之时, 艾文侯只注意那场战役, 对芮白卡的关心他, 却毫无感觉。(张伯江 1993: 256)

例(22a)中的“她儿子和保镖的违反交通规则”表示终结性事件, 动词受 v_{Bec} 扩展;

例(22b)中的“现代人的做骈文律诗”表示非终结性活动, 动词受 v_{do} 扩展; 例(22c)中的“芮白卡的关心她”表示非终结性事态, 动词受 v_{be} 扩展。

概言之, 词汇层和题元层的名物化在语义上表示事件/活动/事态, 具体取决于扩展动词的轻动词 v 的类型。而不论哪一种 v , 如果继续扩展到IP层, n 扩展IP便会得到事实名物化, 如例(17e)和例(17f)所示。

3.2 事实名物化

根据名物化分层假设, 形态层和话语层的名物化属于事实名物化, 以下四种“NP的VP”结构在语义上表示事实。

第一种是“NP的VP”结构中出现体助词。例(23)中, 完成体标记“了”和未完成体标记“着”出现在“NP的VP”结构中, “我忽然又想起了祭书”“中国学生正在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而努力学习着、准备着”语义上表示事实。

(23) a. 我的忽然又想起了祭书, 自然也有自己的原因。(张伯江 1993: 257)

b. 更重要的是, 中国学生的正在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而努力学习着、准备着, 这就是对世界和平的有力贡献。(BCC汉语语料库)

第二种是“NP的VP”结构中出现情态助词。肯定形式的情态助动词都可以出现在该结构中, 如“可能”“不肯”。例(24a)中的“掌权者的不肯认错”和例(24b)中的“国际局势的可能缓和”在语义上都表示事实。

(24) a. 悲剧就是因为掌权者的不肯认错而愈演愈烈的。(张伯江 1993: 255)

b. 毫无疑问, 国际局势的可能缓和, 一定会促使全世界一切普通人加强保卫和平的斗争。(BCC汉语语料库)

第三种是“NP的VP”结构中出现时体副词“已经”“即将”等。例(25)中, “时代转折点的已经到来”和“澳门问题的即将解决”表示的都是事实。

(25) a. 从国际来看, 苏联的两个卫星上了天, 六十几国的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会议, 正确地宣布了新时代的到来, 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转折点的已经到来。

b. 会议指出, 随着香港问题的解决和澳门问题的即将解决,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崇高愿望。(BCC汉语语料库)

第四种是“NP的VP”结构以被动形式出现时, 语义上多表示事实, 如例(26)中的“鸡白血病阻止因子(LIF)的被发现”和“文化的被商品扭曲”。

(26) a. 由于鸡白血病阻止因子(LIF)的被发现, 转基因鸡今后有可能成为大量生产有用物质的“动物工厂”的主角。(方绪军、武钦青 2018: 102)

b. 文化的被商品扭曲一定不可免吗? 我不愿相信。(方绪军、武钦青 2018: 99)

如上文所述, 轻名词 n 扩展IP之上的CP层同样可以实现事实名物化。例(17g)中, “洞若观火”的只能是事实。但就现有语料来看, 只有个别话语层的名物化。概言之, 在表示事实名物化的“NP的VP”结构中, 轻名词 n 扩展IP或CP层级, 所以时体副词、时体标记、情态助词和被动语态等都可以出现。轻名词 n 在英语中有语音实现(如-ing、-ation等), 在汉语中没有语音实现, 但形态上的显隐并不影响我们从不同角度观察解释跨语言的名物化现象。

4. 结论

本文以英语名物化的语义分裂为起点来探讨汉语“NP 的 VP”结构的语义分层问题, 提出名物化分层假设, 即轻名词 n 可以对不同层级的动词性成分进行名物化, 并有相应的语义分层表现。轻名词 n 虽然可以扩展各层级的动词性成分, 但在人们的语感中, 低位的名物化容易接受, 而高位的名物化不易接受。“我的忽然又想起了祭书”属于高位的名物化, 虽然张伯江 (1993) 认为“在语感上很不自然”, 但并未指出这样的表达不符合语法。高位的名物化之所以“在语感上很不自然”, 可能是因为高位的 IP 与 CP 本身就具有名词性, 没有必要再次通过名物化获得名词性。而低位的 VP 与 vP 是动词性的, 为了表达名词性, 必须名物化。所以, 表示事实的高位名物化结构“NP 的 VP”在使用频次上会远低于表示事件/活动/事态的低位名物化结构“NP 的 VP”。

注释:

- ① 文中例句括号里内容为作者自拟, 目的是通过自省法判断同一句法环境对不同类型“NP 的 VP”结构的接纳情况。

参考文献:

- [1] 蔡维天. 谈汉语模态词其分布与诠释的对应关系 [J]. 中国语文, 2010, (3): 208-221.
- [2] 方绪军, 武钦青. “NP 的被 VP” 的构成及“被 VP” 的指称化 [J]. 语言研究集刊, 2018, (3): 93-111.
- [3] 陆烁, 潘海华. 从英汉比较看汉语的名物化结构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3, (5): 643-656.
- [4] 石定栩. 动词的名词化和名物化 [C] // 中国语文杂志社. 语法研究和探索 (十二).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255-273.
- [5] 司富珍. 句法制图研究的新视野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9, (3): 25-37.
- [6] 司富珍. 句法制图理论研究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3.
- [7] 熊仲儒. 以“的”为核心的 DP 结构 [J]. 当代语言学, 2005, (2): 148-165.
- [8] 熊仲儒, 王雷宏. “这本书的出版”中“出版”的身份与范畴 [J]. 世界汉语教学, 2023, (3): 316-329.
- [9] 张伯江. “N 的 V” 结构的构成 [J]. 中国语文, 1993, (4): 252-259.
- [10] Abney, S. *The English Noun Phrase in Its Sentential Aspect* [D]. Ph. D. Disserta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1987.
- [11] Alexiadou, A. *Functional Structure in Nominals: Nominalization and Ergativity* [M].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 [12] Borer, H. *Structuring Sense. Vol I: In Name Onl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13] Chomsky, N. *Barriers* [M]. Cambridge: MIT Press, 1986.
- [14] Chomsky, N. *The Minimalist Program* [M]. Cambridge: MIT Press, 1995.
- [15] Cinque, G. *Adverbs and Functional Heads: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M].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下转第 30 页)

- of movement [J]. *Lingua*, 2013, 131: 80–111.
- [32] Klein, W. *Time in Language* [M]. London: Routledge, 1994.
- [33] Levin, B. & M. R. Hovav. *Argument Realiza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34] Li, Y. & D. Ponsford. Predicative reduplication: Functions, their relationships and iconicities [J]. *Linguistic Typology*, 2018, 22 (1): 51–117.
- [35] Marantz, A. No escape from syntax: Don't try morphological analysis in the privacy of your own lexicon [J].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1997, 4: 201–225.
- [36] Mourelatos, A. P. D. Events, processes, and states [J].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1978, 2 (3): 415–434.
- [37] Pesetsky, D. Some optimality principles of sentence pronunciation [C] // B. Pilar. *Is the Best Good Enough?* Cambridge: MIT Press, 1998: 337–383.
- [38] Radford, A. *Analysing English Sentence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39] Ramchand, G. *Verb Meaning and the Lexicon: A First-Phase Syntax*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40] Rothstein, S. *Structuring Events: A Study in the Semantics of Lexical Aspect* [M]. Malden, Oxford and Carlton: Wiley, 2004.
- [41] Smith, C. S. *The Parameter of Aspect* [M].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1997.
- [42] Vendler, Z. Verbs and times [J].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957, 66 (2): 143–160.
- [43] Wang, C. A syntactic derivation of the reduplication pattern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 in Mandarin [J]. *Natural Language & Linguistic Theory*, 2022, 41: 847–877.

(责任编辑 高一瞳)

(上接第 10 页)

- [16] Fu, Jingqi., T. Roeper & H. Borer. The VP within process nominal: Evidence from adverbs and the VP anaphor do-so [J].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2001, 19 (3): 549–582.
- [17] Gelderen, E. van. *Clause Structur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 [18] Lees, R. B. *The Grammar of English Nominalizations* [M]. Hague: Mouton de Gruyter, 1960.
- [19] Lyons, J. *Semantics (2 Vol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20] Marantz, A. No escape from syntax: Don't try morphological analysis in the privacy of your own lexicon [J].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1997, (4): 201–225.
- [21] Moulatos, A. P. D. Events, processes and states [J]. *Linguistic and Philosophy*, 1978, 3 (2): 415–434.
- [22] Rizzi, L. 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left periphery [C] // L. Haegeman. *Elements of Grammar*.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7: 281–337.
- [23] Vendler, Z.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 [M]. It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
- [24] Yang, J. *Mandarin Derived Nominals with Argument Structure* [D]. M. A. Thesi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3.

(责任编辑 高一瞳)

Abstracts

The Semantic Layers of Nominalizations and “NP *de* (的) VP” Construction, by YANG Zhou, XIONG Zhong-ru, p. 001

There is a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yntactic and semantic layers of nominalization. The Chinese “NP *de* (的) VP” construction shows the same semantic split as the English nomina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is semantic split is reflected in the syntactic hierarchy. Taking *vP* as a boundary, we get factive nominalizations when *n* extends bars above *vP*, and we get event nominalizations when *n* extends bars of and below *vP*.

The Generation of Chines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Distributed Morphology, by YUAN Fang, WEI Hang, p. 011

Based on the “Single Engine” hypothesis, the Distributed Morphology unifies the generation of words and phrases and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analyzing Chines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RCs). Previous studies have treated the verb and its complements as a single unit, leaving unexplained the issue of argument realization. The current research addresses argument realization during the generation of Chinese RCs using the Merge operation. Merge is triggered by feature checking. When faced with unvalued features, multiple copies of the shared argument are generated and internally merged to check all those features. In so doing, all the arguments can be realized. There are no *ad hoc* empty categories, nor extra levels of interpretation, offering a case of what the Minimalism strives for.

Syntactic Derivation of Verb Reduplication in Chinese: A Generative Constructive Approach, by XIANG Qi-jun, p. 021

This paper presents a novel analysis of the syntactic derivation of verb reduplication, employing Distributed Morphology and Copy Theory. The study argues that verb reduplication (V_1V_2) doesn't express grammatical aspect but lexical aspect and that V_2 is still a verb. We propose that V_2 originates from a partial copy generated during the movement of V_1 , which is not phonologically deleted and therefore spelled-out. The derivation after narrow syntax includes syntactic lowering of le_1 , the optional insertion of ornamental morpheme *yi* before vocabulary insertion takes place, which does not affect meaning, and morphological merger, which prohibits the insertion of adjuncts as a side effect.

An Antipassive Analysis of Oblique Object Constructions with Transitive Verbs in Mandarin Chinese, by TAN Hong-liang, p. 031

This paper examines structures in which transitive verbs take oblique objects (e.g., *chī shùtáng* ‘eat in a dining hall’) and argues that their properties stem from two core processes. First, antipassivization, which suppresses the original direct object. Second, high applicatives, which introduce the oblique object in a focus position. A unified analysis is proposed for three types of structures: “verb+oblique object”, “(direct object)+verb+(direct object)+oblique object”, and “verb+incorporated noun+oblique object”. The paper further argues that, due to the Postverbal Structure Constraint, the original direct object can only surface in one of three forms: $\emptyset$ (a covert reverse passivization morpheme), adjuncts (internal/external topics), or incorporated nouns. All these strategies are shown to be accounted for in the framework of antipassivization.

Translation and the Birth of Modernity in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A Study of the Translated Aesop's Fables in Journals of the Late Qing, by LAN Hong-jun, CHEN Yue-jing, p. 041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has been gradually characterized by moderni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activitie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child-oriented literature. The publication of Aesop's fables in the late Qing newspapers, such as *Child's Papers* and *The Children's Educator*, opened the way for writing for children, and the related translation activities constructed a new literature of “speaking for children” and a new hope of “going to children”. Taking the late Qing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as the main object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of